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揚增新的死(實)

國貨銀行(端)

中日商約的問題

暹羅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經過

威爾士的新民治主義論

閒話

紳士的請客(二)

舊夢(十九)

雲松

松子

王慎明

東施

胡也頻

懋琳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8, No. 189, July 21, 1928.

第八卷第一八九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七月二一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美歐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

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

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

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端節過了 諸君注意

語云一年之計在於春。現在時交仲夏。不要說春天過了。即吾們舊腦筋中所常常存着的一年三節的第一個端節。也已經過了。請問諸君這一年之計。究竟已計畫到如何地步哩。韶光荏苒。轉瞬中秋節屆。年關又到眼前。則應付年關之計畫。自宜從早決定。所謂應付年關之唯一方法。自惟有將日常用費節省起來。儲蓄於最穩妥最可靠之銀行。則可以擔保諸君到了年底如有需款。決不致於臨渴掘井。四處張羅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有儲蓄章程。函索即寄。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上海寧波路九號電話中央八〇五〇

被侵害之中國

醜陵劉 彥著

定價一元三角

不平等條約到底是些甚麼？牠是怎樣結成的呢？牠的爲害到了怎樣的地步呢？只有本書能詳細地告訴你。
不平等條約要怎樣才能取消呢？只有本書擬出了具體的根本的方法。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老舍君的兩大創作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老張的哲學

本書爲一長篇小說。可笑的生活，以一個叫老張的故事爲主，復以一對青年的戀愛問題穿插之。在故事的本身，已極有味，又加以著者諷刺的情調，輕鬆的文筆，使本書成爲一本現代不可多得之佳作。研究文學者固宜一讀，即一般的人們亦宜換換口味，來閱看這本新鮮的作品。

趙子曰

這部作品的描寫對象是學生的學生生活，寫北京公寓生活，非常逼真而動人，把趙子曰幾個人的個性活活的浮現於我們讀者的面前。後半部却入於滑稽的迷途，不復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章是同樣的活潑。且其以一個偉大的犧牲的悲劇作結，更使我們有無窮的感嘆。這部書使我們始而發笑，繼而感嘆，終於悲憤了。

◀ 元一價定本每 ▶

版出館書印務商



白金龍

美女目中之名烟

人人愛吸
蒙蒙風行
烟中領袖
國債明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時事短評

楊增新的死

我們對於邊疆的事情，實在是太忽視了。現在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一帶萬多里的地方如何的情形，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就是內地十八省中，有幾個邊遠的省分，我們也不十分明瞭。自從本刊發表了一篇「新貴州」的通信，陸續的引出了好幾篇關於貴州的通信。雖然對於貴州的情形還不是一個澈底的報告，然而貴州目下的政治經濟狀況，我們可以就那幾篇通信約略的看得出一點東西。對於此類的通信，本刊用十二分的熱誠歡迎。

據金樹仁的電報，本月七日，楊增新同他的旅長團長等數人在新疆俄文學校行畢業禮時，被交涉署長樊耀南用亂槍打死。隔兩天，金樹仁又把樊等二十一人槍斃。現在金樹仁自己做了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總司令了。這樣轟轟烈烈的新聞突然振入我們的耳鼓，決不是一天兩天內起的原因。楊增新這十幾年來在那裏做些甚麼事，樊耀南是一個甚麼東西，金樹仁在新疆的歷史和他的地位怎樣，我們也應該曉得一點纔好。對於新疆目前的救急辦法，只有由國民政府委派專員前往考察，如果金樹仁真是很能幹，也就不妨任命他做新疆的省政府主席，否則除派兵到那裏鎮壓外，

恐怕沒有別的好方法，講到根本的解決，有兩件事，不可不特別注意。第一，趕急設法把要遣散的軍隊移到各處邊遠地方去，第二，趕急實行總理的兵工政策，修築邊省道路，興辦各種交通事業，使遠地的消息可以迅速的達到內地。（實）

國貨銀行

歐美銀行的種類，據我們所知道的，固然有好幾種，但似乎在中國，尤其種類繁多。無論何項事業，都似乎要辦一個銀行，

究其實，它們的內容，說得好聽一點，也不過一個普通商業銀行罷了。照經濟學理上說，銀行是被動的，工商業是原動的；如果工商業發達了以後，銀行纔有設立的可能。這是英美人的通論。

在德國人看來，這種學說也不是一個至常不移的東西。他們不單只把銀行看做產業發達的結晶，他們並想把銀行來做一個發動機，去發動德國的工商業——尤其是工業。所以柏林及其他工業發達的地方，早就看見了規模宏大的「信用銀行」(Credit banks)現在我們中國也要辦國貨銀行了。這國貨銀行是不是像德國的信用銀行？是不是預備拿來做一個工商業的發動機？照表面上看來，答案是如此。我們爲中國工商業前途計，假使國貨銀行能夠像德國的信用銀行一樣的有希望，那就應該萬分的祝賀。但是我現在要問，德國的信用銀行如何的情形，它們如何能做工商業的發動機，恐怕我們中國人沒有幾個答得出。我現在且把德國信用銀

行的幾個要點指出，做我們的鏡子。第一，它們是私立的，不是國立的，國家並不補助，也不附股，更不與聞行事。它們的董事就是大工廠大商店的董事，所以它們對於工商業，有權可以發號出令，無敢不遵。第二，它們的資本非常雄厚，對於新興的工業，有本事可以放款，不是徒然掛一塊招牌，就算了事。第三，它們的董事大概是工業家，不單只是銀行家，所以對於何種工業應該接濟，應該如何的接濟，都有完全可靠的把握，不至於像盲人騎瞎馬，莫明其妙的濫費金錢。以外它們自然還有它們的特色，但這三點是它們成功的根本原因。現在我要問，國貨銀行是不是備具了這三個要素？如果答案是如此，我們就應該預先替中國工商業道賀，否則英美各國都不敢辦的銀行，我們不惜把國庫的款項一百萬元去嘗試，實在是膽子太大了一點。（端）

中日商約問題

雲松

自外交部奉國民政府命令，發布「不平等條約之已屆期滿者，一律宣告廢除而重訂之」的宣言；和外部近日對於中義商約，中丹商約，中法滇越陸路通商三約，中葡商約，次第通知各該關係國，聲明舊約期滿，從此失効，日本人確實地着急起來。一禮拜前，既有那日本公使館前員的半官式的宣言，說甚麼按照一八九六年的中日商約第二十六條，如果到了期滿的時候，六個月

內兩國都沒有提議修改，或修改完成，那麼這約就應該再行繼續有效十年；說甚麼「這回這約雖經中國提議修改，却是沒有把該約於期滿後六個月之內修改完竣」；於是乎主張「這約已經過了修改的期限，依照那第二十六條規定，是應該再繼續有效十年，等到十年後，即一千九百三十六年，纔能說『提議修改。』這種主張之無根據，已由我們在本報上期指出。不料過了數日，（本月十一日）日本公使芳澤氏又作同樣的主張。那天他對日本記者說，「余與北京政府外交總長之間，談判至二十次之多，然終不能照中日條約第二十六條中，於六個月內改訂完畢之規定而改訂完畢之。故在日本方面，今日於該條約當然仍認為有效。」姑勿論這種主張，不根據於該約的英文譯本，至漢文日本文，都沒有這樣的規定，當然不能適用。試問世界萬國，那有這樣違反理性的條約？照日本的主張講起來，那麼，過了一萬年都沒有修改中日商約的希望了。因為照這個條約，日本已然享受這麼大的片面和不平等的權利，斷沒有願意修改完成的道理，那麼，每一次十年期滿的時候，只要日本想出法子，把修改的談判進行，拖延到六個月零一天，就可以使舊約再繼續有效十年。天下那裏有更便宜的事。其實如果個人間有這樣主張無理性的契約上權利，那個人主張的時候，一定不好意思起來；但是國際間這樣不要臉的主張，恐怕還不少。

好像芳澤也知道他主張的所謂「法理上根據」，不大充分；故他於那談話裏頭，又提出一個問題來，說甚麼「中日條約，自去年四月二十日以來，交涉期間，每隔三個月，延長一次，以迄今日。現在即在國民政府管轄區域內，日本臣民一切根基現行條約之規定居留及營業，領事館及其他帝國官憲，亦根基此規定而行動，尤以與北京政府交涉事實，亦為國民政府所知悉。」其意以為這就是國民政府已經承認中日條約仍舊存續的證據。他不知道前北京政府之屢次延長，即可以證明中日舊約之所以存續，是完全由於吾國允其延長的結果；是為一種臨時辦法，（*Modus Vivendi*）和現在國民政府聯帶公佈的對於條約期滿國家的人民待遇的臨時辦法一樣。故中日條約之現在繼續有效，並非由於該條約本身發生之効力，乃由於兩國為舊約已廢新約未成期間特別設定的新協定的結果。該協定已以每次延長三個月為原則，那麼，三個月之後，有一國不願意再行延長，舊約當然即應失其効力。

芳澤之意，或以為用此種論斷法，可以使國民政府，陷於一種法理的「戴倫馬。」（*Dilemma*）那就是說：

一、如果國民政府承認前北京政府和日本的談判，及三月一次的延長為有效；那麼，將來國民政府就不能對於前北京政府和日本所訂的其他協定或條約，有所否認。

二、如果國民政府，否認前北京政府和日本的談判，那麼，中日商約滿期後六個月內，中國沒有提議修改，按照該約第二十六條，當然仍舊繼續有效十年。

關於這點，我們以為可無需顧慮。因為一個新政府承認前政府的國家行為與否，在國際公法理論上固有討論之餘地，然事實上則無甚問題。況提議修改中日條約，實在是前年十月。那時國民政府也還沒有表示不承認北京政府締結任何條約的宣言。

復次，日本人對於修約問題，將來持為最後之盾的，一定是和其他各國一樣，主張只能對於稅則和其他通商條款修改，此外即沒有修改之餘地。故芳澤於這次發表意見，說「日本於前年十月，與北京政府之間，曾允承認修改稅關及通商事項，並同意於其他事項，亦當照友誼的精神考慮改訂之舉。」本來主張這種狹隘解釋的，無非是想保留一部份的不平等條約權利，如外人之治外法權等，為歐美人所最不願意放棄的。不過依我們的意見，縱令狹義的解釋，條約中所謂「稅則及通商條款」，也應該包括治外法權等不平等權利在內。因為外人管轄問題，乃通商國家對於管轄商務上最切要的條件。這種問題，一天不解決，即永不能對

海外國商民的地位和本國商民相互關係上，得一根本的解決。並且中國與各國條約所以有這種規定，是因為大多數條約，都是仿照中英中美或中法條約的。中國和英美法等國所訂之條約，何以

有些規定呢？是因為中國和這三國的條約，當時並不是普通商約，而實為一種和平條約。故約中往往有「言歸於好」或「增進睦誼」等字樣。此外如規定兩國互派使節等，都是為開始一種永久的友誼關係的規定。這種規定，當然可稱為非通商條約，當然無每次條約期滿後加以修改之必要。至治外法權，那自然不同。治外法權之設置，本來是一個過渡辦法，非為維持兩國永久關係之要素。一旦情勢變遷，當然無繼續存在之必要。講到日本人呢，他們對於治外法權，本來不甚爭持。他們以為關稅問題，影響於該國最大。故當北京政府開始所謂關稅會議和法權會議的時候，日本代表（已故的日置益為首領），對於前者，以全力反對關稅自主，而對於後者，只讓英美諸國去反對，果爾，則日本人如果將來也附和歐美人主張所謂狹義的修改商約，大概也不過是一種聲東擊西的辦法罷。

遲遲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的經過

松子

不平等條約，在世界（除中國外）似乎漸漸絕跡。土耳其已於一九二三年在洛桑會議正式解除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最近英波新約成立，波斯亦得撤銷領事裁判，取得關稅自主。遲遲的修約程序開始更久，而在兩年前已告完成。本年一月出版的美國國

際法雜誌有標題 *The Passing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Siam* 之論文一篇，述暹羅條約經過很詳，值得我們注意。以下所述特摘其大要而已。

暹羅之有平等條約，始於一八五五年，當時英國強逼暹羅王簽一新約，開放海港許英人通商，并承認領事裁判權。此實開暹對外關係的新紀元。其他列強，次第和暹羅締立條約，取得同樣特權。於是有一八五六年暹法條約及暹美條約，一八五八年暹丹條約，一八五九年暹荷條約，一八六〇年暹荷條約，一八六二年暹德條約，一八六八年暹瑞條約，暹比條約及暹意條約，一八六九年暹奧條約及一八七〇年暹西條約。凡此一切條約都於暹羅取得領事裁判權并對暹羅設關稅限制。（暹羅輸入稅率不得過百分之三。）而且此等條約，都是無時限的，不能撤消的。在此等不平等條約之掩護下，外人不但脫離暹羅裁判權，而且要求脫離暹羅立法權。暹羅的教育法，外人拒絕服從。暹羅頒布商標保護法而不能施行於外人。加以值百抽三之關稅限制，暹羅的財政及國民經濟生活更失其自由。

在一八八三年因為暹羅北部諸省情狀之變更，發生修改一八五五年條約之必要，而領事裁判權的規定稍為變動。因為北部諸省開放通商之後，緬甸人及其他英屬亞洲人民之享有英國保護者，大羣的移入住居。然依一八五五年之約，此類土人一方面依約

享有領事裁判權，同時而因為是英國國民，則亦無住居彼地方之權利。為減除此不便，乃於一八八三年訂立新約，規定，在北部數省，英國國民間發生訴訟或有案件涉及英國國民，此等案件當依暹羅法律而依暹羅特別法院審理之。但在此特別法院中，英國領事得隨時出庭觀審，并得將英國國民為被告之案件撤回自審。此項辦法漸推行於北部其他省分，而且在依一九〇九年之約更適用於暹羅全國一切以前登記之英國國民。

一八八三年之暹英條約的規定採行於一九〇四年之暹法條約；該約第十二條規定，在暹羅之一切法蘭西國民臣民及被保護人，仍舊不受暹羅法庭管轄，但在指定之北部各省，一切涉及法國國籍（包含法國國民）之人，均受暹羅國際法院 *Siamise International Court* 審判，但法國領事得出庭觀審，而得將法國人民或被保護人為被告之案件撤回自審。所謂暹羅國際法院實際不是國際的。此不過是一八八三年暹英條約所設法院之新名稱，實則全受暹羅政府支配而以其所任命之一判官為審判長。撤回之權亦罕使用。類似的規定適用於北部省分者，亦採入於一九〇五年之暹丹條約及暹意條約。

除北部各省有上述特殊辦法外，在暹羅的外國人，繼續脫除暹羅法庭的管轄。及至一九〇七年暹法條約，一九〇九年暹英條約訂立，暹羅收回法權之運動，乃入於一個新時期。

多數法國屬民及被保護人居住於暹羅，而此等亞細亞人民與暹羅本國人原無大差異，乃依一八五六年之約，則此等人以法國屬民或被保護人之資格，亦免除暹羅的法權。同時而他們因為是法國屬民，則亦在暹羅內地無取得土地之權。為打破此項奇異的局面，暹法間乃有一九〇七年之約，規定在暹羅的法國亞洲屬民之身分。依此條約，法國亞洲屬民，一般視同暹羅人；他們不再享有領事裁判權而應受暹羅法庭管轄，及服從通常暹羅課稅。同時他們亦從此得在暹羅全國住居購地。而關於法庭管轄，則此等亞洲人凡在一九〇七年以前登記的 (*Postregistered subjects*) 受所謂「國際法院」之管轄，而法國領事有觀審及撤回自審之權；而凡在一九〇七年以後登記的 (*Preregistered subjects*) 則受暹羅普通法庭管轄，而領事無撤回權。「國際法院」當隨暹羅法典之頒布實施而廢止。但對於法國之非亞洲的公民。屬民及被保護人之地位，則一九〇七年之條約，未有何等變更；他們依舊享有一八五六年條約所規定之領事裁判權。而值百抽三之關稅限制，仍舊存在而無時限。而且一九〇七年條約附屬議定書，第一次設為任用歐洲法官於暹羅法院之制度。所以一九〇七年之改革不但不澈底，而且代價太高！

一九〇七年暹法條約之後，有一九〇九年之暹英條約。依此條約，暹英間一八八三年條約所立之「國際法院」制度及撤回權

原為暹羅北部省分特設者，當推行於在暹羅全國之英國臣民之凡在一九〇九年以前登記者。一切在一九〇九年條約以後登記之英國臣民當受暹羅法庭之管轄。國際法院之制度，當隨暹羅法典之頒布實施而廢止。依一九〇九年之約，關於英人為被告之案件暹羅法庭須引用外國判官。一九〇九年之條約亦未涉及關稅限制。同時而代價亦很高。一方面，暹羅從此對於英國臣民行使法權，同時亦允許他們在全國住居置產。

其後十年之間，除一九一三年對丹麥有類似一九〇九年對英之條約外，暹羅之恢復法權及稅權之運動，未有進步。但在此時期中，暹羅於改良司法，完成法典，致力甚大。

及至一九二〇年美國、踐巴黎和會中對暹之宣言，簽訂暹美新約，暹羅不平等條約史上乃真開一新紀元。此約廢止了一八五六年條約所承認的領事裁判權；從此以後，美國人受暹羅通常法庭的管轄。為防免不公平的裁判起見，在暹羅全部法典頒布五年之後，美國有從暹羅法庭（除最高法院外）撤回美人為被告之案件由美領事法庭自行審判之權，但仍適用暹羅法律。此約未規定外國判官。關於關稅，則美國承認暹羅完全關稅自主權，而允許暹羅對美國輸入貨品增加稅率超過百分之三的限度，如值他國同樣放棄其限制暹羅關稅之權利。尚有更重要的，是關於廢約及時限之規定。一八五六年之條約完全廢止；而新約則滿十年後任

何一方均得以一年之預告通告終止。而此約之終止，并無使它所廢止的舊約復活之效果。一九二〇年暹美條約并且是無代價的，美國并沒索取任何報償。此為暹運真正廢止不平等條約第一次。

對美不平等條約廢止之後，暹運乃持而向歐洲列強交涉，然而以種種理由，進行遲滯。暹運如不能分別和歐洲列強成立新約，她仍要繼續受值百抽三稅率的束縛。一九二三年，暹運和日本訂立新約，完全仿照一九二〇年暹美條約之規定。同時暹運政府派其外國籍的外交顧問赴歐洲列國遊說，運動修約。

經過種種交涉波折之後，暹運和法國之新約於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簽字。此約大致亦仿照一九二〇年暹美條約，但略加變更，以維持法屬印度支那人在暹運之地位。依一九二五年暹法條約，凡在一九〇七年以前登記的法國亞洲屬民及法國公民，均由「國際法院」審判，但有撤回權；「國際法院」及撤回之制當於法一頒布五年後終止。因為「國際法院」，事實上是暹運法庭，不過稍加限制，而其限制又是有期的，所以此約等於承認暹運法權獨立。舊約上關於關稅限制之協定亦廢止。法國承認暹運關稅自主權，許其對法國貨物提高輸入稅超出百分之三的限制，如值其他列強承認同樣的協定。

對法條約簽字後，暹運隨即與荷蘭開談判，而於一九二五年六月成立新約。

同時暹運和英國開始談判，但此舉最重要而最困難，一則因為英國對暹貿易關係之最大，一則因為英國屬地與暹運接界者之多。然而經過種種交涉之後，英國漸感覺變更政策之必要，而暹英新約卒於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四日簽字。依此條約，英國亦大致如美國一樣，承認暹運法權及關稅自主；而此新約滿十年後可依任何一方一年之預告而廢止。此為暹運解決不平等條約問題最重要的一步，因為英國一旦放棄其舊約權利，其他次要國家，便容易就範。在此時期中，對於他國修約談判着着進行，這於一九二六年七月為止，對葡，對西，對丹，對瑞典瑞威，對比，對意新協定，次第成功；而暹運廢除不平等條約大景於以告成。

依此等新約，暹運已不受舊來稅率之限制。至於法權，則雖尚有些限制，然而此亦將依法典之頒布時期經過，自動的消滅。舊來的片面的無時限的條約廢止，而代之以近世的有時限的得依任何一方通告撤消的條約。暹運的對外關係，從此入於一個新時期。

綜上所述，暹運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經過三個時期。一八八三年以至一九〇四年為第一個時期；在此時期中，暹運對於在北部數省之英法亞洲屬民回復法權，而其代價是許這些土人在暹運住居。所謂「國際法院」之制亦於此時期產生。從一九〇七年及一

九〇九年起爲第二個時期；在此時期中，暹羅對於在全國的法國亞洲屬民回復法權，大致與暹羅人同樣看待；而對於一切英國臣民，則適用「國際法院」及撤回權之制，且使用歐人法官於暹羅法庭。在以上二個時期中，關稅限制全未變動。一九二〇年以至一九二六年則爲第三個時期，而對於歐美人法權之回復及關稅自主，則於此時期完成。

暹羅條約工作，經過如此多的程序，費如此多的時日，卒告完成，在暹羅國民誠是莫大的解放。此項事實，給予我們兩國教訓。第一是廢約訂約之事最好是採用國別談判的方法。關於這層，我們應當效法暹羅。第二是以改革的妥協的精神和列強開修的談判，費時太久，代價太大；像暹羅的遲緩程序，不適於今日中國國民革命的運動。我們今日應以革命的精神向列強爲廢約交涉，限定於一定的短時期成立新約。

一七，八，八。

威爾士的新民主主義論

王慎明

近來國人對於代議制的民主政體，屢有論列。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新生的問題，而是一個經年未得解決的問題。代議制的民主政體固然是千瘡百孔，攻擊者衆，而對於代替她的政體，大

家又無共同的意見。英國大學者威爾士先生近來在巴黎大學講演，發表他對於民主主義的見解，可供國人的參考。原文載在法文時人月刊 (*Revue des Vivants*) 四月份中；現在把她譯出來，以餉國人。——譯者之言。

今天我要講演的，是關於在現今或最近將來的政治，社會，文學，藝術界上，或者能成一個最時髦的術語 (*Modeste phrase*) 的普通簡單概念。我們是在一個新世紀的起首。就這個新世紀將要表示的普通象徵來說，我們可以把她叫做修正的民主主義世紀。 (*Democratic Revue et corrigée*) 我所以選擇這個名辭來定題目，是要表示她與將完了的一個時代——上升的民主主義世紀——的關係出來。

多數智識階級皆能承認十六世紀是上升的民主主義 (*Democratic Ascendant*) 的結胎時代，十七十八世紀是她很困難的分娩時代，十九世紀是她登極造頂的黃金時代。我們叫最後一個世紀爲近時的民主主義時代。 (*Democratic moderne*) 這個世紀的文學，藝術和政治生活有她的特色，不與任何以前的世紀的人類活動相同，而且有深淵的差異。近世的民主主義的潮流已滿溢了全球，而已達到了她的最高點。我們現在要發生一個疑問：是否她已到了降潮的時機？是否也要「盛極而衰」呢？

但是我們所謂民主主義，究竟是什麼？這類名辭——如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很可以意釋一切，也可示意無物。因為她們含意廣泛，變形多端的原因。然而她們總有一個很簡捷很正確的意義。這種名辭猶如小孩子拿到海濱沙灘上去拾東西的小囊。日未歸來，在各囊裏，可有各種不同的小物件，在任何一個小囊裏也找不出盡同的東西，然而一切的小囊，差不多有同樣的容納物。

所以我們可以表示民主思想——在現今的形式——的元質如下：

- 一、從道德的觀察點上說，人人對於造物主平等。
- 二、從公理的觀察點上說，人人在法律上平等。
- 三、從實際的觀察點上說，一個人的金錢與任何其他一個人的同量同質的金錢，有相等的價值。

這個民主主義概念的特徵，在她棄絕了階級，種族，特權的觀念，滌除了一定固定的等級，和天然附屬於個人的任何職權。平等主義和反抗的心理是這種精神發生的原因。這種精神，似乎稍有矛盾；因為她同時注重全體個人的重要，而又企圖限制個性的發展；她同時希望人人能到一個平等線上，而她又企圖附屬全體個人於羣衆 (masse) 之下。

民主思想結根於人類天性上：人類是好競爭而易激怒的動物

。在回教和基督教裏，這種思想的表現，最為顯著。但是祇到十六世紀封建制度崩潰以後，她才在人類文學，政治藝術的作品上發生實在的影響。你們如果肯想，必能承認：民主主義初次的勝利，是聯綴到過去制度的破壞，聯系到分解釋放的嬗進。所以民主主義，在許多方面，是厭棄權勢 (authority) 的意義。我想必有天主教徒否認我這種觀察，可是普通的意見必定同我看到這種分解廢弛 (relaxement) 是民主主義的一種外觀。

正她勝利進行中，民主的精神在文學，藝術，音樂和政治生活上都有許多新的形式，新的變化。我們把她們在下面一一說明：

在政治方面，民主主義產生了一個由國會選舉來的政府，而國會本身又是由選舉而來，有選舉權的人數日見增加。現今世界上有了代表制的會議機關，選舉權擴張，一切男子——最後一切女子——皆用它來做表示意見的工具，使人聽到他們的呼聲。如果我們設想今日一個有完全組織的國家而無憲法和議會，我們是有意毀謗了。但在六百年以前，人們還不懂這樣處理國家事務的辦法；在古代，更無這種方式。希臘共和國，羅馬民主國雖有會議，集合全國人民，討論政務，可是沒有代表制的團體。即在十六世紀以前，法國英國的議會 (Parlements) 也不是統治的機關完全處於附屬的地位。今日各國實用的政治方法，採取的政治理

論，似乎未曾爲十一二世以前的學者所夢見，在他們的腦筋裏，稍作一度的盤桓。

這是民主主義在政治上所表現的方式。在文學上它以小說和歷史爲其傳播的媒介物。這個時代的小說和歷史也有一個新奇明晰的特徵。她們是與人類相終始的，自有人類，即有關於歷史的記事，尤其是關於帝王，諸侯，英雄首領的記事。但是僅從民主主義的光輝，照滿了宇宙以後，描寫人物的作品，敘述個人生活或社會普通生活的小說，才擺脫了一切政治意味，一切社會機能。從一切等級一切責任解放出來，進展到文學的另種情形。自從民主主義初次勝利，才有平民小說的出現。譏諷自命不凡的貴族，訕笑武士階級的遺風。文雅的語調，聰明的談論，不再是特權階級的專利品，而成野俗之人的家常話了。當近時民主主義達其極點的時候，平民小說也有充分的發展。近世平民小說的共同特徵，是以個人的羣衆(*les foules d'individus*)爲其對象。他們是從事於一種商業或其他種職業的羣衆，是無公職的羣衆。

對於人間偉大的思想，近時小說家並不留意。宗教理想，政治活動，在近時小說裏，沒有一種生氣活潑的形態，成爲論究的題目：因爲小說批評家否認它們在小說中的地位。試觀 *Balzac*, *Dickens*, *Zola*, 和其他十九世紀文學界的代表人物，我們可以說他們的作品，扮演人類，好像是一個衆物堆集的市場，可東可

西的道路。一個描寫選舉情形的小說和一個描寫農夫或漁夫的小說，所表演的人物，無往不有；所不同的，僅是服裝罷了。

當個人登了極點，成了公民，做了全世界一部分的主權所有者的時代，而在文學上，全世界反成了一個紛亂的羣衆。偶而看來，這是似乎不合情理，然而詳細觀察起來，這也沒有什麼矛盾。因爲上升民主主義時代的文學，不過把它政治方面的發展，所掩蔽的真理洩露出來罷了！這個真理就是：近時的民主主義並不是社會存在的永遠的形式，政治生命的固定的標準，而是廣漠解體的一幕而已。

在過去最近三世紀的戲曲裏，我們也容易找去同樣的確認。神秘時代開始以來，戲曲中的個人，僅是與上帝或地獄發生關係的個人；民主主義發達以後，戲曲中的個人才成了浮誇，猜忌，愉快的化身了。

這個時代的圖畫音樂，也可證明近時民主主義的概念，是分解一切有力的綜合，脫掉一切偉大的建設。以前社會裏的圖畫，本身並不獨立，自成一種東西，而僅爲他種物品的裝飾部分，或爲一種有政治和宗教意義的圖畫。但自十六十七世紀以來，它則不復僅爲祭台和宮殿的附屬品而自己開始一種獨立的生活了。至於今日的圖畫專家，已成了浪漫式的無政府式的。他們輕視一切集合的實體(*réalité collective*)完全是隨自己性質所好意向所

趨，專為繪畫本身的快樂而來繪畫。（未完）

閒話

東施

蘇俄的共產黨自發明『反共產即反革命』的新邏輯原理以後，引申起來，不獨可以說：反對共產黨政府是反革命；就是反對共產黨政府的某一種政策也是反革命。再引申起來，不獨可以說：反對共產黨的整個的黨是反革命；就是反對共產黨的某一黨員也是反革命。更引申起來，不獨可以說：反對共產黨的某一黨員是反革命；就是批評共產黨的某一黨員的行為也是反革命。因為他們的新邏輯上，說：批評就是反對；不然，批評也是反對的動機，也是反對的媒介。他們為嚴格遵守他們的新邏輯起見，就把民治國家奉為天經地義的言論自由一筆勾消。因此，便造成共產黨神聖不可侵犯，共產黨政府神聖不可侵犯，共產黨黨員神聖不可侵犯，甚至於共產黨政府的政策和共產黨黨員的行為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等等的信條！

偏偏有不做美的天公，他在造人的時候，竟不替共產黨黨員另起爐竈的造成一個個都是聖人；偏把共產黨黨員也放在普通一般人的模型之內，不替他添上三頭六臂，不替他加上仙骨神胎，竟造得如同普通凡人一樣！普通凡人一旦得到權力就會作弊，誰知共產黨黨員一旦得到權力也會作弊。照道理說：我們如果把一

現代評論 第八卷 第一百八十九期

個人當作小人，是已經污辱了他的人格，他左右不顧一切的去做人，這是社會上常見的事。如果把一個人當作君子，他當然要自己尊重自己，不致於再做人了。但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這句話，早為社會上所公認，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共產黨黨員也竟不能逃出這個公例。你越是神聖他，他越是凡俗化；你越是不侵犯他，他越是來侵犯你。所以最近在蘇俄的天堂之中，居然發現人間常有的罪惡；這些斷絕塵心的仙人，居然墮落塵世，同凡人犯了同一的罪惡！自『多涅滋事件』發生以後，竟使天堂上的極東國中也要同塵凡一樣，發生掃貪官污吏的大革命！

『蘇俄國家機關——其中尤其應當可以信賴的職業組合，以至黨內各機關，忽發見其內部的腐化，墮落，無恥，官僚化，頑冥，保守化等，程度且至於不可形容，致內不堪於經濟文化線上的階級鬥爭，外不堪於與資本主義國家對抗——蘇維埃現在經濟危機上的罪，全應是共產黨員自身的罪！』

這一段新聞，就是言過其實，總該不是無端造謠。共產黨黨員尙免不了『腐化，墮落，無恥，官僚化，頑冥，保守化等，程度且至於不可形容』，豈不是古今怪事！豈不是天道反常！

依我的昏庸老朽的腦筋判斷：我們對於這件事實在用不着大驚小怪，如果你是人，不是神仙的話，這一類事當然是免不掉的

。依我的昏庸老朽的腦筋想去，這種不可形容的腐化，墮落，無恥，官僚化，頑冥，保守化等，都是人類應有盡有的事。如果人類要客氣一點，不露這個狐狸尾巴，那麼，除非有客觀的制裁去防止他們，他們才不敢做到這樣不可形容的程度。單靠人類主觀的制裁，是靠不住的。這個客觀的制裁是什麼？依我昏庸老朽的腦筋想來，只怕祇有『批評』兩個字！

禁止批評的黨是自殺的黨，禁止批評的黨員是自投羅網的黨員！我的昏庸老朽的腦筋，時常是這樣的想。

戲 劇

紳士的請客(二)

胡也頻

第二幕：紳士的書房

佈景：一間半新半舊的書房，滿壁都掛着字畫，房中的陳設，有兩隻斑竹書架——滿排着中國書，一隻寫字檯，一隻活動椅，一套茶几，一隻籐榻，和兩隻黃木花盆架，架上放着兩盆已萎的海棠花。房之左右各一門，左通客廳，右通內室。開幕時，紳士一手背在腰上，一手摸着八字鬚，憂愁的徘徊着。（稍停，聽差從左門上。）

聽差 老爺！

紳士 （仰起頭。）什麼？

聽差 又來了客。

紳士 （驚異。）又來客？

聽差 是。又來了兩位。

紳士 好……我馬上就來。

聽差 是。（悄悄作一種鄙屑的笑，下。）

紳士 （又徘徊，一面自語。）怎麼辦呢？豈有此理！已經來了二十六個客，還要來，這簡直不是來吃酒，倒是來和我開玩笑了。這般沒有見過場面的東西，一請就來！（稍停）這怪得我麼？什麼人請客都這樣，請四十人只預備來三十人——或者二十五人……我只請三十六人，可是已經來了二十八人了，說不定還會來呢。貪吃的傢伙！（看壁上的鐘，正要響四點。）時候還早呀，然而這麼早的時候，也已經來了二十八人了，好像他們都沒有事做，只是專專來這裏等吃酒似的。——豈有此理！然而這怎麼辦呢？已經來了二十八人……

（聽差上。）

聽差 老爺！

紳士 什麼？又來了客麼？

聽差 (忍住笑聲。) 對了。

紳士 (不耐煩。) 幾個人？

聽差 三個人。

紳士 我並沒有把三個人請在一張貼上呀！

聽差 三個人是同時來，不是一夥——

紳士 管他是不是——總而言之，來了就是了。

聽差 老爺，你出去麼？

紳士 馬上就來。

聽差 是(下。)

紳士 又來了——這怎麼辦呢？(低聲。) 二十八加三，唉，已經三十一人了呢！(大聲。) 奇怪！這一般人，做什麼事都懶，只有到別人家去吃酒就勤快。人類究竟是貪吃的東西！(稍停。) 什麼人說，人是猴子進化的，這真不錯；不然，為什麼人去做事就會愁眉，人去吃东西就會快活呢？……唉！已經三十一人——三十一人，無論如何兩桌席是坐不下了。何況，何況說不定還要來——

(聽差上。)

聽差 老爺！

紳士 又是你，你一來我就討厭！我今天真是怕了你。

聽差 我只是來報告——

現代評論 第八卷 第一百八十九期

紳士 報告，報告什麼呢？又來客，不是這一句話麼？

聽差 請客，客當然要來的；怕客來，那末不請客好了。

紳士 不准多嘴！在這裏，有你說話的地方麼？滾開去；

聽差 着！(輕視的一抿嘴，下。)

紳士 (煞費躊躇和懊惱的模樣，徘徊着，自語。) 又來客——好了好了，不用說，兩桌席擠也擠不下。——這一般貪吃的傢伙！假使要他們來帮忙的無論幫忙一點什麼事，是誰也不會來的；一請酒，就一個個的來了，誰說，人不是貪吃的東西？說人的最初是猴子，這句話永遠也不會錯……(太太從右門上，滿臉怨怒。)

太太 好——你在這裏倒清閒！(一屁股坐到籐榻上，現出倦得欲倒的樣子，鼓着嘴巴噓氣。)

紳士 誰說？我簡直是焦急得要命。(依舊摸八字鬚，徘徊。)

太太 (抱怨的口氣。) 都是你——

紳士 怪不得我；只怪這一般人太貪吃，一請就來！(輕輕歎了一口氣，坐到活動椅上。)

太太 當然要怪你！假使你聽我的話，不是好了麼？

紳士 那也許——

太太 假使聽我的話，真的，一點也不會錯。

紳士 其實，我想的也並不壞呀！

一三

太太 (諷刺。) 對了，你想的並不壞，你瞧，客通通請來了！
紳士 這只是例外的情形。在習慣上，普通的請客，都是請三個
只來兩個。

太太 (譏諷。) 那末算是你能幹，請的客沒有一個不來。

紳士 別生氣！我自己也很懊惱呢。

太太 懊惱也是你自己招來的，真活該！

紳士 得了。請客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意思。

太太 不過，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呢？偏要忙，偏要現在就請客
，好像不請客就要去盡你的臉……

紳士 別生氣了。

太太 這自然不得生氣。你想想，來了這麼多的客——這麼多
的客，誰都在等着吃酒席，看你怎麼辦！

紳士 所以你別生氣，我們來商量商量……

太太 早聽我的話——到鬧大水的那一天，再請客，不是就好了
麼？

紳士 不過——

太太 不過——不過什麼呢？

紳士 聽你的話固然好，不過，有沒有那樣的一個日子是說不定
的。

太太 說得定！我敢賭咒說！每年到五月間都得鬧大水——

紳士 假使今年不呢？

太太 我已經活了五十多，就沒有有一年不鬧大水的，今年當然也
會鬧！鬧大水，滿街滿巷成了河，誰都不能走出大門口，
到了那時候再請客，隨你請多少人，不是一個人都不能來
麼？酒席一桌也不用！

(紳士呆呆的聽。)

本來呢，請客，不過是一種應酬的事，敷衍的事，面子的
事；既然是面子的事，那末，只要下請帖，不是就夠面子
了麼？下了請帖又不用備酒席，這不是不但夠面子，而且
又省錢麼？兩全俱美的事！多麼好！然而多麼好的話你不
聽，只憑你自己——好了，自己做的事情你就自己負擔去
吧！(氣憤。)

紳士 我也很悔——

太太 『也』？我做了該悔的事麼？

紳士 不必挑字眼！(謙恭。)

好了，我們還是來商量……

(聽差上。)

聽差 老爺！

紳士 又是你！

聽差 客通通來齊了——

紳士 (望太太。)

太太（向聽差。）你去叫廚子來！

聽差 是。（下）

太太 你瞧，不聽我的話，現在弄得糟不糟？

紳士 的確，糟透了。（大聲。）這一般貪吃的傢伙！

太太 不要怪別人，別人沒有錯；你應當怪自己。

紳士 那也不能怪我——

太太 不能怪你，怪誰呢？

紳士 怪——自然有東西可怪。

太太 你說！

紳士 你以為我對於請客事，沒有打算過麼？我也許打算得比你還厲害。

太太 但是，你把客通通請到了。

紳士 所以這不能怪我。要怪，那——那只得，——

（廚子上）

廚子 老爺！太太；有什麼事呢？我忙得要死呀，又得燒火，又得洗菜，又得切肉，又得——

太太 不要嘮叨！

廚子 是。不過，有什麼事，請你快點說，我還得炸魚去，別把鍋燒毀了。

太太 告訴你，把兩桌酒席分做三桌。

現代評論 第八卷 第一百八十九期

廚子（吃驚。）什麼？把兩桌酒席分做三桌麼？

紳士 對了。

太太 就是這件事。

廚子 老爺，太太，請不要生氣：就是這件事，我實在辦不了。

紳士（怒。）什麼？你敢不聽我的吩咐麼？

廚子 老爺的話自然不敢不聽。不過，不瞞你說，我只是個廚子，我只會烹調，我不會「變」——

紳士 誰叫你「變」？

廚子 你要我把兩桌酒席分做三桌，這不是要我會變麼？

紳士 你連這一點都不會麼？你還當什麼廚子呢！

廚子 假使東西買得多，把兩桌分做三桌自然也不難。你瞧，兩桌的酒席只用一條魚，一隻雞，而且別的菜全整底，……單是做兩桌還不夠呢，要分做三桌，不是要我變出東西來，那行麼？

太太 你想一想法。做廚子常常有這種能幹，也正因為有這種能幹，所以才做廚子。

廚子 得了。我這個廚子，不撒謊，實在沒有這種能幹。我所認識的廚子也都沒有這種能幹。

紳士 做廚子應該有這種能幹的。

廚子 我已經做過許多年的廚子了。

一五

太太 不要嘮叨！你快點想法去！

厨子 太太！我實在無法可想。

太太 總可以想出一點法的。

厨子 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太太 想一想。

厨子 太太！你說，一條魚能分做三片，而又是三條魚的樣子麼？

太太 做厨子的應該有這種手段。

厨子 厨子只是厨子，不是魔師，他不能變。

太太 你真蠢！

厨子 也許是的——不過，誰能夠把一條魚分開，成做三條魚呢？

太太 不要只管嘮叨！

厨子 我實在辦不了——做兩桌還是湊和的。

紳士 不過，總得想個法；不想法，客通通來了，怎麼辦呢？

厨子 可不是！昨天我說是要預備三桌席，太太又說不。我說兩

桌席也得用兩條魚，太太又說一條魚就夠了。假使兩桌酒

席不是只買一桌用的東西，那末分做三桌也可以勉強的。

現在可難了！

（紳士望太太，太太也現出無辦法的神情。）

分做三桌，實在沒有法子分呀……我看鍋去。（想走。）

太太 別走！

厨子 太太！有話快點說吧，假使把鍋燒毀了，可就連兩桌酒席也辦不成了。

太太 真沒有法想麼？

厨子 當然是真的。有法想，難道我還願意受老爺和太太的生氣麼？

太太 那末，（向老爺）你自己瞧吧，該怎麼辦呢？

紳士 （向厨子）你再想一想——

厨子 只要老爺想得出法子，我還敢不照辦麼？

紳士 （問太太。）你想想——

太太 自己做的事應該自己去負擔，問我做什麼？

紳士 我們商量——

厨子 我再不走，鍋就要燒毀了。

太太 （向老爺）怎麼辦？

紳士 怎麼辦麼？我想，已有——只有這辦法。

太太 你說！

紳士 沒有法，只好到杏花村去叫——

太太 什麼？

紳士 只好到杏花村去叫——叫一桌席。

太太 隨你！（氣憤的耐忍着。）

紳士 （向厨子。）你告訴李三，叫他到杏花村去叫一桌席，只要五塊錢的！

厨子 是。（含着鄙屑的笑，下。）

紳士 （歎了一口氣。）沒有辦法……

太太 都是你——

紳士 怪不得我。

太太 （氣兇兇地。）怪不得你？

紳士 對了。

太太 （哼！怪不得你！你不是說，這幾天滿城裏正流行時疫。

差不多每人都害了『拉稀病』麼？

紳士 不錯，報紙上都這樣說。

太太 你不是說，害『拉稀病』的人，都得『禁葷』和『禁酒』麼？

紳士 是，是我說的。

太太 那末，爲什麼你所請的客，就沒有一個人害這樣病，他們通通來了呢？

紳士 那，那我怎麼知道？

太太 你寫請帖的時候，你不是說，請三十六人至多來二十人，你自己很有把握麼？

現代評論 第八卷 第一百八十九期

紳士 我想是……然而誰知道——（低下頭懊悔的樣子，默着。）

太太 哼！誰知道！你這個倒糞鬼！白費五塊錢！你這個倒糞鬼！……爲什麼不聽我的話，等到開大水時候再請客呢？你這個倒糞鬼！……

（幕下，全劇完。）

小說

舊夢（十九）

懋琳

這時的她還是凡事儘他不？已變了。

像第二次淹在水裏，她要抓定一樣東西，不問這結果是與其同生或同死。固執的要。迫切的沒飢餓的不放這賊，而自己却又如此迷惑，如喝過了多量的酒，

她需要他。至少是這時。他沒有力，她不問，却好歹要他給她一個生命，人是那麼胡塗，那麼興奮，像一個害瘡疾的在身體中增着高熱而謔言胡語的垂死的人，她眼睛又變成在先某一時情形了。

她目光所照着的，不是他手，不是他脚，也不是他的其他某一部分。她鎖定了他的靈魂，而自己的靈魂，則正欲因此融化。滅

泥成水。

第一次見到這風暴的小物件，沒有懂到這情形于女人有何種舌痛。若能明白這裏是女人如何一個難關，或許便忘了一切，縱身就抱了。他雖隱約明白這是女人的心燃着燒着的時候，但他總忘不了前面大客廳中會客的人，且一個在身體方面業已作過一次糟場的初出茅廬的弱漢子，自然而然是無從努力于接受這幸福，于是他用言語給她證據，說不能。

他沒有把「不能」的理由說出。他怕，又無用，就說頭痛。

這也是真的，恰恰頭痛起來了。一面是天熱，一面是所未曾經的一個長時間的磨練，就把頭蝕空。對這事，可以說是「幸而」頭痛，也可以說是「不幸」頭痛，但是總之頭是痛了，他隱約約記起一些知識來，深怕是可以死的情形，且便將這意思同二墩夫人說了，她先是一楞，隨即也略略慌張。

「幹嗎你這樣？告你規規矩矩的蹲下，又不聽話。」

這正像反而說是不應該多事的意思了，然而她并不是責備，不是卸責，她想像中他所有的頭痛比起實在此時他的情形還兇，故一面便忽忽起身想找藥。

「不是需要藥，是需要走了！」

「幹嗎？路上那麼大太陽，不怕麼？」

「還是走好。」

說到怕，比太陽還可畏的有東西在，故他意思只以為走是好。他想：「凡事不可過。」今天的情形，則似乎在他所有的生活狀況下過分了一點，再多則擔當不下了。

在女人心中，閃過了些什麼，是無從可以使他知道的。但她稍稍凝了神，忽如截然有所悟那麼，把頭略搖，就幽幽的說，「你去吧。」

重新復抱持，而人的心却全不是元一個時節抱持時了。這中有一種預感，在兩人心中無意識表現到行為上，他覺得她是在用一種悔悟，或是一種留別的擁抱，無論如何說着那甜蜜安慰的語言，仍然慘。

真是做戲啊！真是做夢啊！

二墩夫人淒淒的在他耳邊說，「回去要好好保重，要睡，要歡喜，要放心，要——」她意思是還要瞞了這個忠厚的哥哥。

雖然明白這件事，與其說是得便巧遇，不如說是全得這兩個好人促成；但無論如何總不能使其中一個人知道，這是自然的道理。他當然不必她說就明白了。

「……」他答應而且要說一句話，為無端傷心起來，就抑止牠到喉邊。

情緒是永遠無從抓定某一段用某一種文字解釋得到很正確的東西，因此只一瞬，這頭痛的變成可以細細檢查對方心虛的人，

而這剛發着狂囂的也恢復了她原有人格了。既離遠了危險的奔赴機會，在一種鎮定狀態下，他與她全是另外一種人，便把恐怖也減去了許多。

然而他沒有話說，望到這女人，全身的相稱，腰、與腿、與手的美好，他不讓他有感想，仍然要走。

她不准。他，在未能得到開辦的默然互視下，生了一個感想。

「女人是這樣美，目下雖然如此離得近，在過去，在未來，將不知有多遠！」

稍默，於是說，「你放了我罷。」

她仍然不動，凄然如想說什麼話不能說。他便又想，

「這是做夢吧。」

想到夢，委寔說，還終於在小物件生活上是一個荒唐不經的夢啊！若說不，所有證據；除了留在多人心上的證據以外，有什麼可以在將來證明這是事實的一天麼？柔媚的笑，明朗的姿，奇怪的，微酸帶甜的，把那齒咬着唇的行爲，從甚麼地方可以找到再來一回的機會呢？同誰去說這味道的酸鹹呢？要估定這實與量，要辨明這所得是真是假，將用何方法可以相信得過呢？（未完）

更正

本刊第一八八期「財政會議的經過」一篇錯字很多，茲把最要緊的兩處更正如下：

第四頁下面第三行 二十二元 是二十元的錯誤

第六頁下面第八行 江海關 是江漢關的錯誤

現代評論 第八卷 第一百八十九期

知難

上海世界學會的定期週刊

預定每年 國內一元 國外一元五角 半年 國內五角 國外八角 郵費在內

介紹世界學術

宣傳三民主義

溝通東西文化

發揚革命精神

總發行所
及定報處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世界學會

中華書局

分銷處各省

商務印書館

各大書坊

地址

新月月刊第五期要目

名教	胡適
梧桐雨 (元曲本事)	饒孟侃
娃娃屋	西孟譯
詩	饒孟侃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金絲籠 (三幕劇)	陳淮楚
論山海經的著作時代	陸侃如

(本期特價四角)

新月書店最近出版新書

白話文學史 (胡適著)	實價	甲種二元一角
西滬閒話 (西滬著)	實價	乙種一元七角
好管閒事的人 (沈從文著)	實價	一元二角
市憲議 (董修甲著)	實價	六角
廬山遊記 (胡適著)	實價	四角
再版蜜柑 (沈從文著)	實價	二角半

中國國民黨 中央日報出版

- 中國國民黨
- 一、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
 - 一、中央日報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
 - 一、中央日報志在打倒惡化和腐化勢力
 - 一、中央日報要發揮中國人的義俠的革命的創造力
 - 一、中央日報要把科學和藝術振興起來發揚中國人的創造力
 - 一、中央日報是一把熊熊的火炬要把全國革命民衆的胸臆一個一個燃燒起來

社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電話 中央六〇一三
 電報 掛號三三八三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進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 購買各種票
-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杭州行	杭州保坊七十六號	電話二〇三號
虹口行	上海北二六〇〇號	電話二〇三號